

薩瑪克你好,

希望你在愛沙尼亞一切都好。抱歉過了這麼久才寫信給你,我前陣子確診新冠肺炎,病了一個多禮拜,最近才剛好。一直到今天我才覺得有體力到書桌前工作。感覺這場疫情不只影響身體狀況,也打亂了工作該有的進度。這種對資本生產的干擾,也能成為一種酷兒時間嗎?

在這個寫作計畫中,我想要探討書寫跨國酷兒藝術的可能性。因為我發現,許多有關藝術中和性別與性主題有關的討論,大多是以美國和西方觀點為中心。我爬梳了過去十年來的酷兒藝術史展覽,許多策展人都將國家視為一種分界的方法。這種地緣政治的限制也出現在《酷兒英國藝術》(2017)中,這本書並沒有進一步探討英國殖民和跨國性的脈絡。我認為這樣的作法限制了酷兒觀點在多元性取向中對於英國身分認同進行思辨(或質疑)的可能性。

我目前的研究興趣為性別和國家的疆界與越界,所以我對你在愛沙尼亞進行的研究相當感興趣,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在愛沙尼亞將藝術研究和你對泰國穆斯林酷兒的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不管是性別還是地理上的邊界穿越,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在哲學家保羅·普雷西亞多於2019年出版的《天王星上的公寓》一書中,他寫道,性別轉變和移民都挑戰了父權社會建立起的身體和法律邊界。從你的攝影作品《羊》(2017-18)中也可以看出,你在泰國南方的宗教場域和軍事空間追蹤了羊群遊蕩的路線。我猜你也對疆界這個概念充滿興趣和好奇?不曉得你在愛沙尼亞探索的是哪些類型的邊界呢?

我希望這是個有趣的起點,能夠展開我們日後的討論。祝你身體健康。

祝好
量凱
寫於荷蘭海牙

量凱你好,

我也很抱歉過了這麼久才回覆你。過陣子我就要去英國達爾菲那基金會駐村，最近申請英國簽證的事情把我弄得焦頭爛額，很希望可以早點開始進行我的駐村創作計畫。不敢相信我人在歐洲，還需要花這麼多時間處理簽證問題。前兩週，愛沙尼亞的人似乎很擔心戰爭的影響，畢竟我們這裡離俄羅斯邊境太近了。

話雖如此，對於你信中提到關於酷兒時間的問題，我好像還沒有辦法回答。但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我受邀到康乃爾大學的酷兒電影課堂討論這個概念時，學校教授試圖分析我的第一部錄像作品《夢幻島》(2017)，並探討這種慢動作鏡頭如何賦予時間一種酷兒性。這個論點也回應了我在作品中想傳達「夢幻島」這種在此處想像彼處的訊息。不確定你有沒有看過這件作品，不過也可以把這件作品解讀成一種跨越真實、跨越疆界和形式的轉變。

而你提到的跨國酷兒藝術，你關注的是它如何以美國和西方觀點為中心，但我則想到陳光興的《亞洲作為方法》這本書。我可以分享一點我正在發想的創作計畫，或許可以回應你對於跨國酷兒藝術的論點。這些想法是我從泰國文化中關於男性耽美BL題材的現象媒介中發展出來的，觀眾會透過將「boat」這個英文字翻譯成字面上的「船」(เรือ)來體驗「運輸」(shipping)這個概念。我對這個概念非常感興趣，也想在我新的創作計畫中討論這個概念，以和全球酷兒研究進行對話。目前我還沒有公開這個概念和我的創作計畫，因為我打算在達爾菲那基金會駐村時，以這個想法發展我的作品。我計畫要寫一部小說和拍攝一部短片。待我完成這份創作計畫後就可以和你分享，如果你有時間的話，也期待你讀完後給我一些回饋。其實你提出的英國殖民主義問題非常重要，我在抵達倫敦後也會針對這個問題做點研究，希望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討論。

而「運輸」這個概念(接下來可能會發展成「放羊」[sheeping])，我正在進行愛沙尼亞的酷兒創作計畫，我把這個計畫看成一個問題話的過程，並質疑後社會主義酷兒如何向這個社會解釋，以及從亞洲觀點發展出的這種「運輸」概念如何對西方社會產生影響？請容我在你回信後再好好解釋，因為我剛剛才找到一些和這個計畫有關的圖片。

感謝你先前的來信，我們繼續討論下去吧！

保重身體！
薩瑪克

薩瑪克你好,

抱歉又過了這麼久才回信給你。最近我實在蠟燭兩頭燒,回了台灣一趟還要一邊做研究。你的簽證問題我深感同情,但也很高興最後你能順利解決。戰爭也真是無解的問題,連在台灣,大家都越來越常討論對抗中國的軍事防衛問題,在這些討論之中也可以嗅到幾絲焦慮。

我還沒有看過你在2017年發表的《夢幻島》,有機會的話很想看看。我也要承認,有時候影像作品中緩慢流逝的時間感會讓我覺得有點枯燥。但這也讓我有時間思考畫面以外的事物。

你提到的思考「運輸」(shipping)很有意思。但我不熟悉泰國的BL劇,也很少看BL劇,但「運輸」和船的意象讓我想到同志文化中的「巡弋」(cruising),我能想到的中文表達方式,可以解釋為「釣魚」。當然這裡說的慾望主體是人,不是真的魚。

我們可以想想看(西方)酷兒理論,例如在荷西·慕諾茲的《烏托邦巡弋》中的理論意涵。不過,我目前還不認為「巡弋」就等同於「運輸」。如果早年同志出沒巡弋的地點是夜裡的公園或暗室,那我認為「運輸」意味的是更嚴實的包裹和對某些制度權力的保護(可能接近「走私」的概念)。在「運輸」過程中是否會有意想不到的元素呢?還是「運輸」過程中因為我們無法確認運輸物品的內容,而有某種程度的不透明性?

為了運送我們的行李,大概需要把它們分成幾大塊,或依照我們可以重組的順序將它們拆解。我也想到2019年時,我在國立臺灣美術館的亞洲藝術雙年展中,看過田村友一郎的裝置作品《背叛的海》(Milky Way, 2016)。這件作品透過裝置、雕塑和敘事錄像,交織著三島由紀夫的故事、現代健身文化和日美關係的歷史,傳達了一種未言明但卻又無處不在的同性戀情欲。對我來說,這件作品似乎展現了裂殖的影響和透過觀眾思維的重組力量。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asset/milky-bay-裏切りの海-yuichiro-tamura/nAGjEJKzSOLUTg?hl=en>

就像作品介紹影片中提到的,藝術家自己也在思考希臘美學過渡到現代日本的文化轉譯問題,這是另一種「運輸」方式。那運輸究竟有沒有跨越邊界的能力呢?同時,我們也可以思考船的功能以及和運輸的關聯。如克莉絲蒂納·夏普所述,對於後殖民和黑人理論來說,運輸奴隸的船隻或許可以體現殖民權力,而其餘波仍讓黑人的生活處境持續蕩漾。在思考船隻和運輸的關係以及其跨界的能動性時,我們也應該對其與新自由主義和世界貿易大國的共謀及合作保持警覺。

這是我對「運輸」的零碎想法,也想知道更多你在愛沙尼亞的計畫內容。你對愛沙尼亞的後社會主義環境有什麼想法嗎?這樣的政治背景是否以某種方式形塑慾望和性慾呢?而身為外國人,又要如何在這種政治氛圍下自處並適應其中呢?

祝好,
量凱

量凱好,

前幾封信似乎都花了點我們的時間才能好好回覆,我想我們都忙著處理生活上種種的事務。回信給你的當下,我已經結束四、五月在倫敦達爾菲那基金會的駐村計畫,此時我正在宋卡駐村。這就是去年夏天我邀你一起合作的泰國老年酷兒研究計畫,希望我們未來還有機會一起合作。我才剛到宋卡,會提到這個駐村計畫只是想和你分享此行如何影響我的思考方式,或如何與我原有的思維模式結合。

上週我放映了《夢幻島》,這是我第一部關於酷兒穆斯林的錄像作品,不過我不再那麼常提到這件作品,畢竟在這次的創作中,我找不到其他藝術家一起合作。希望我在當時就能知道這個题目的棘手程度,不過後來一位我非常欣賞的策展人才告訴我,找其他藝術家合作時要萬分注意。我現在反而想用最簡單的方式進行我的創作計畫,只要我能夠獨立創作,就不會考慮其他選項。不過我們這次合作的情況不太一樣,我們是在彼此對話中分享自己的想法,收穫頗豐。這次,我想和你分享我在2020-21年疫情初期時創作的錄像作品。因為我想把對伊斯蘭文化中的親密性關係討論進一步擴大到泰國深南,而這可能會和我們從跨文化酷兒視角出發的對話有所交集,所以也請你和我分享看完這件作品的想法吧。

Habibi (2021, 08:17 mins) <https://youtu.be/WKsF82uk4hs>

在倫敦駐村期間,我向其他人討論我關於「運輸」概念的創作計畫,我也持續在發展關於酷兒生活的創作,讓這些敘事更易讀。我和策展人希德·梅蒂一起去愛沙尼亞塔爾圖的時候,我和她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問她從一位策展人的觀點,我能不能用藝術實踐來探究我心中的某個疑問?自從我創作了第一件關於非人類民族誌學的作品以來,我就以我的研究為本,再將我的研究內容視覺化,並轉化為藝術創作。透過這種方式,我得以在知道自己討論的內容時,也能將其傳達給我的觀眾。我的博士研究在處理男性特徵的問題,同時我也想把藝術實踐帶進研究方法裡面。但我從來沒想過要在研究問題的最初階段就開始創作,因為我對這個議題也還沒有定見,只有許多好奇。我想知道在現代歐洲國家中,同性戀受到壓迫的情況。如我們所知,大多數的性別意識或酷兒觀念都是從西方國家中發展出來的,而些概念也能解釋亞洲社會的現象,這也是我想將(亞洲國家的)「運輸」這個概念帶入西方背景中討論的原因。我只是想知道這個概念是否也能解釋愛沙尼亞的酷兒生活,不過或許也無法這樣應用。但不管這件作品在哪裡展出,我都想展開這個討論。我附上了我現在正在創作的運輸愛沙尼亞男孩的影像(這僅是草稿)。也謝謝你對「運輸」這個概念的回應,其實在泰文中,我們會直接翻譯這個概念,也會在BL劇中用很直觀的方式加入「船」這個概念。當劇中兩個男性腳色互相產生情愫時,觀眾就會說船開始航行了,如果是其他情況,也會用「翻船了」這樣的形容。

薩瑪克·科森, 克拉瑪迦公園中的普里特和里斯托(2022年, 草稿版)

田村的作品以「碎片」為概念,並在這些碎片的連接和斷裂中組成。他的作品讓我大開眼界。我需要多點時間來反芻這些想法,也很謝謝你和我分享這件深具啟發的作品,這絕對和「運輸」計畫和我對男性氣質以及跨國性別研究有關。對於你的問題,我認為「運輸」這個概念創造了某種跨域性,這也深具跨脈絡性。就像你說的,這確實是股逆反的能動性,因為BL成為一種跨文化的對話,並在東南亞地區以多元形式重新詮釋(初始的)意義,這仍然(或許)符合晚期資本主義慾望(我正在讀這本書)。我想之後再回答你對於愛沙尼亞計畫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我之後也會再寄上我採集來的影像。我打算另外寫一篇文章回答你的問題,之後再用附加檔案的形式寄給你。我也想要把這篇文章傳給對這主題有興趣的教授。

很高興能和你討論這些內容

送上一個擁抱，
薩瑪克

親愛的薩瑪克,

感謝你的回覆, 這些內容不僅觸發很多思考, 也充滿豐富的想法。確實, 我們的博士生研究生活也伴隨著滿足其他的需求和渴望, 讓我們無法加快通信的速度。在美好夏日提筆寫信給你的時候, 我也正在努力完成目前的論文章節。我們將來一定有機會一起合作。其實這次通信交流的目的之一, 就是探索未來合作的可能性。相較學術寫作, 我認為書信寫作是一種更為自由的對話和探索的形式。

在看完你的作品《Habini》(這在阿拉伯語中, 是不是對男性朋友稱呼「親愛的」之意?) 以後, 我有一些零碎的想法和疑惑。首先, 我看到有個主持人開場, 有一群來自各年齡層的穆斯林男子在一個男性認同的公共空間準備觀賞表演。然後畫片切換到一個獨舞的舞者, 在一個居家空間中跳舞(畫面左方有一盞燈, 右方則是有金門大橋圖案的壁紙)。整段錄像在這兩個場景中切換, 舞者也不斷跳舞。雖然這種視角的切換似乎想表示, 這群觀眾正在觀賞獨舞演出, 但從畫質差異還有背景的不同, 我想這是兩個不同場景的拼貼。這可能代表什麼呢? 這是個非常典型的藝術史問題, 但我還沒有答案? 在舞者用充滿活力和戲劇性的姿態逐漸脫掉身上的衣物時, 鏡頭拉近拍攝特寫, 似乎不想捕捉整個身體的畫面。我們要如何在這部錄像作品中, 理解穆斯林酷兒呢? 這部作品揭示了什麼, 同時又掩蓋了什麼呢? 這如果是個男性認同, 而非男性主導的空間時, 影像蒙太奇在這個場景中的功能, 是一種創造酷兒空間的方法嗎?

「運輸」似乎是從一地引渡到另一地的旅行或轉變。你不斷來去各地駐村, 也讓我想到理論旅行。的確, 如你所提到, 一般認為性別和酷兒理論是從西方傳播到世界各地。我最近在讀莎拉·艾哈邁德《過女性主義生活》這本書, 書裡否認了西方主導的理論起源。至少對艾哈邁德來說, 雖然她受到許多西方酷兒經典啟發, 但她的酷兒女性主義思維是源於她的酷兒阿姨。我在想, 是誰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埋下酷兒思維的種子呢? 這也讓我想起我的母親, 她在我們的家裡並不自在, 所以最後走上離婚一途。

我非常喜歡你的拼貼作品《克拉瑪迦公園中的普里特和里斯托》。這種將影像並列的創作手法雖然單純, 但把笑著的男人置放在充滿落葉的公園裡, 我覺得相當動人。這也讓我想到, 無論公園是如何依照異性戀規範建構, 酷兒慾望仍得以在這個公共空間中棲居, 也能把公園當作巡弋的據點, 「運輸」不正當的慾望。我也認為酷兒記憶並沒有記載於傳統文獻之中。在我們上次的線上討論中, 我們聊到了藝術界和人類學界對檔案文獻的不同理解方式。對我來說, 酷兒檔案並不一定需要透過文字或圖像紀錄, 可以是像這樣的公園, 讓酷兒們可以開心地在這裡聚會, 並隨著落葉離去。你會怎麼繼續發展這件作品呢? 會是運輸系列的一部分嗎? 我可能會有些參考資料提供給你, 不過一時想不起來。晚點再和你分享。

我也同意, 旅行和貨物以及人員的運輸完全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種族和性別經濟糾纏在一起。我很期待你的文章, 也很好奇你會怎麼把這些拼貼錄像、影像和文字運用在你的民族誌研究。如果當代民族誌已經超越了對「他者」的「系統性」理解, 那麼拼貼藝術如何幫助我們建立一個更加(相互)主觀和具體的理解? 就你的創作和研究來說, 是透過跨國性別研究嗎?

和你討論始終讓我感到很愉快。

祝好,
量凱